

2



天台党史通讯

29

● 编者的话

● 解放天台城之战

● 袁存生烈士传略

● 七年来我县征编党史资料取得一批成果

(1)

(2)

(8)

(10)

中共天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1988·

编 者 的 话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也是全省、全县解放战争胜利40周年。为了纪念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按照省有关部门编纂《浙江解放》一书的方案要求，在原有党史专题材料基础上，去粗取精，重新订正、核实、补充和修改，编写了《解放天台城之战》（征求意见稿），现刊登于后，敬请老同志、知情人提出宝贵意见于9月20日前寄给我们，以便进一步修订。

同时，我们还殷切期望我县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老同志、知情者，在搜集、整理部门史、专业史、地方史、回忆录时，积极提供、撰写社会主义时期，首先是前七年的党史资料，如有关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整党，“一化三改造”，工商业调整，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实践活动。我们将不胜感激。

解放天台城之战

(征求意见稿)

中共天台县委党史办公室

1949年1月，面对百万雄师直逼金陵的形势，蒋介石被迫溜回老家“遁迹”溪口。蒋介石一到，浙东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针对当时敌人非常猖獗的形势，我中共浙东临委决定，立即让浙东主力去突袭天台解放县城，以打下敌人的气焰，提高自己的军威。

为了掌握敌情资料，我纵队司令部作战参谋蒋杰化装潜入天台城关，在汤圣贤、孙新方的配合下，将国民党在天台城的兵力部署和城厢的地形地貌全摸得一清二楚。

1949年2月9日下午，纵队司令部向连以上干部宣布了《解放天台城的作战命令》，连长、指导员又及时回队传达到全体指战员。顷刻间，部队上下群情鼎沸。

参加这次战斗的部队有：“机动”（即“钢铁”）、“灵活”（即“坚强”）、“铁马”（即纵队直属机炮连）、“铁流”、“台西独立大队”等。

参战的各部队从东阳尖山动身，于10日凌晨4时按计划准时到达指定埋伏地点。

5时正，行动的时间到了。“铁马”突击队如箭离弦，跃过东北角城缺后，蹑起脚跟飞速前进。他们奔金亭巷绕龙门坛穿九弯弄头直扑齐家祠堂。这一路的向导是原国民党天台自卫大队第一中队的一名姓施的班长。他从十字巷冲到齐氏宗祠转角地方就直起身镇定了一下大摇大摆地走向原自己营房的大门口。敌哨兵眯着来人大喝一声：“哪一个？”向导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那哨兵定睛仔细一瞧说：“喔，原来是班长！”“不许动！”暗地里突然跳出了我“机动”大队长。他用快机的枪口重重地顶在哨兵的腰眼上。向导急忙从旁劝解说：“今天晚上‘三五支队’来攻打天台城，你如果不声张，我们优待俘虏，倘使喊一喊，就保不住要吃生活。”“是！班长。”接着，哨兵就乖觉地低头不语了。在向导的带领下，突击队冲进了敌营房。尾随而来的是“机动”所属的一个排。他们如猛虎下山扑了进去。在耀眼的电筒光和响雷似的“不许动”吼声下，敌兵人人吓得失魂落魄般地蜷缩起来。于是一枪未发，自敌中队长金柳云以下全部士兵成了我们的阶下囚。

“机动”所属的另一排，在跃过东北角城缺后，横跨后洋朱田间小路，经军粮店巷至城隍巷。他们先撬开映台庙，再穿过庙堂爬墙越壁突入警察局。刚从梦乡中被惊醒的警察，面对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和寒气逼人的乌黑枪口，神色张惶不知所措，在蒙蒙胧胧中被缴了械。

“机动”所属的另一个中队，在向导汤圣贤的带领下，由蓝田塘出文中路，直趋县府大门口。时县府门口高悬着一盏强光门灯，煌煌炫目。岗亭里的哨兵瞥见照墙外面黑影幢幢，吓得朝天放了一枪，赶紧往里逃跑。当我“机动”突击班战士冲到原先敌哨兵的位置附近时，门楼上敌刑警队的快机响了，一马当先的我突击班副班长模范党员夏学忠，当即中弹牺牲在大门口的石狮子旁。同时牺牲在同一地点的，还有“机动”一中战士杨鸿庆。眼看冲在前面的同志已倒在血泊里了，我后续的战士，包括从齐祠堂、警察局方向过来的战士，人人怒不可遏，个个义愤填膺，如弥天烈焰般地压了过去。门楼内外很快为我人潮所淹没。敌人惊吓得赶紧逃命。有一部分刑警队员慌忙带着随身的步枪，还有三挺机枪从边门出奔。其中的大部分被我赶过来的“机动”一中三排战士堵了回去。接着，我那排长带领部分战士爬墙跃上屋顶，用机枪封住边门通道。被枪弹网在大院内的敌人，在前后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乱成一团。终于在队长陈胜达的示范下，一个接一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到此，国民党在天台的反动统治心脏——县政府宣告为我所攻克。

“灵活”部队到达四方塘后又分兵两路。一路由向导孙新方带领，包围范氏宗祠中的敌自卫大队第二中队的的一个排。枪声一响，敌人乱挤乱窜夺路逃命，但结果都逃不了就擒的命运，只有那个慌不择路的中队长跳进粪池而幸免。另一路则经牌门陈到达后洋陈后，立即分出一部分兵力将陈氏宗祠里的敌自卫大队第二中队两个排包围起来。接着，马上以两个班的兵力冲进营房，将枪口对准床铺上的敌人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慌得不敢动也有，爬起来也有。对于个别暗暗摸家伙准备对抗的，我战士就扑过去给以当胸一枪托，打得他们叫皇天。等安定以后，一面将这些俘虏集中到庭院里教育，一面将所有枪枝弹药收缴了过来。我另一部分兵力则沿柏树巷直奔营前国民党天台县党部。由于有内应人员的配合，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县党部占领了。

“铁马”部队中的一部分战士，待“机动”、“灵活”进城后，即以一个班的兵力向城缺以西城脚冲过去，一个半班的兵力向城缺以东城脚冲过去。在将近北门城楼时，发现楼里有人往外打枪。我战士端起枪对准敌楼开火，一下子将对方的枪打哑了。冲进去一看，楼里仅躺着一名受伤的班长，其余的在其掩护下全跑光了。据俘虏口供与事后证实，从这里跑走了敌浙保一部分人。这些人先躲进北山的密林，然后潜回临海。驻守在大南门的几个台州独立营士兵，在听到城内枪响后，不待我“铁马”冲到就跑得人影全无。从小北门到大南门180度弧形城防关隘很快为“铁马”所掌握。

“铁流”部队的一个排，悄悄地穿过桥上街，散伏到临黄师管区天台接收部队驻地麻车王祠堂周围。等五时行动时间一到，就朝天一排枪，排枪过后，接着是“嘘，嘘，嘘”的一阵哨子和“冲啊！杀啊”的一阵呐喊，把祠堂内的敌人吓得伏地不敢动弹。过了一会，在冷冷的几声枪声间，听见屋里有人高叫道：“你们不要打枪了，我来开门了。”门开后，这些敌人果然都顺从地举手乞降了。

至此，除小南门外广济庵中的敌人尚未举起白旗外，其他所有敌人的据点都被我军涤荡了。

盘踞在广济庵的是浙保突击大队的一个中队。负责这里主攻任务的是我“铁流”一个排和外围武装“台西独立大队”。他们潜伏在南桥头树蓬下，待听到城内枪响也向敌据点开枪猛打。顷刻间，正在鼾睡中的敌兵被惊醒乱作一团。顽固的敌中队长王继忠慌忙吆喝部下在

庵前摆开一字长蛇阵，用机枪、步枪同南岸对抗。此时，敌人不敢南逃，我也无法冲过桥。在敌我双方隔溪对峙着的时候，城内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我司令部就立即组织增援兵力分两路出城包抄过去。“机动”出大南门，沿城脚坑沟向西；“灵活”出小南门，向溪头进逼；“铁流”由麻车王缘溪而下，向广济桥北桥头靠拢。庵前的敌人看到我军如洪水一样渐渐漫过去时，意识到自身即将陷入重围，随即集中火力向桥南突围。争奈瓮中之鳖逃生何易，早被我扼守南桥头的战士那猛烈的火力逼了回去。如此反复了两次，到敌方第三次冲出来时，有个躬得姿势略高一点的敌人被我方击中。那人一倒，周围的人就晕头转向，有的拥回营房；有的窜向百姓家，为了逃命，把群众家的泥壁、板壁都推倒了。窜回营房的敌人，又旋即一个接一个退入后面那座高屋大院的通商旅馆。就在这时，我增援部队已相继赶到。我扼守南岸的战士趁机发起冲锋，冲过桥面，冲到敌人的门口。这时，发现刚才被击毙的就是敌中队长王继忠。此刻我军已到达通商旅馆的周围，枪声与政治口号的喊话声震天动地。在密集的火力的下，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中，大部分敌人已开始动摇了，墙里楼下的枪声已开始稀疏起来，但据守楼上的敌人却毫无悔悟的表现，仍然疯狂地往外打枪。正当我方把注意力集中到楼上的时候，本来已稍稍平静的楼下，又突然从乱石围墙里面隆出一挺机枪“达达达”地挣扎起来。我“铁流”金排长看到，即在“机动”一战士的配合下，贴壁匍匐前进，爬到敌机枪口下潜伏起来，趁敌人换梭的刹那间突然挺身一跃抓住滚烫的枪管，只一拉一扭即将机枪拽了过来。就在这时，我紧跟而去的战士蓦然发现墙里又伸出一枝驳壳枪正对着老金瞄了过来，慌忙一刺刀挑去，不待子弹出膛，那驳壳就被挑掉了。敌排长忙转身就跑，不几步就被我方击倒在逃跑的路上。我“机动”排长邱康超出于人道主义和减少不必要伤亡考虑，挺身面对墙那边的敌人喊话，不幸遭受楼上的敌分队长徐某的枪杀。我方见敌人如此顽固，有的就去搬来松枝堆在大门口外烧起来吓唬。一时烈焰熊熊烟雾腾腾，敌人以为真的烧房子了，就骚动起来说：“再不投降大家转眼就要变灰了。”适在此时，我政治部主任亲自带着警卫员周辉明冒险撬开了院墙边门，带头冲了进去。楼上那些死硬分子眼看末日已到，再没有挣扎的必要了，就从楼窗口挑出了发白的军帽挥动起飞。历时两个半小时的苦战终于以浙保突击大队一中队的覆灭与我们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战斗胜利结束的时候，太阳已从东方塔山露出了笑脸。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的天台城，在万里晴空下，显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

攻克天台城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给退居于溪口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大长了我浙东游击纵队的军威，给随后解放三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五月份天台城的最后解放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天台城的攻克是解放战争期间我省第一次用武装占领的第一座完整县城，消息传开轰动各方。当时的《东南日报》、《大公报》等均在显要版面大字标题报导。美国通讯社也当即将“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解放了距蒋介石氏家乡仅180华里的天台县城。”这一消息通过电波发向大洋彼岸。

二

1949年3月2日，我纵队在解放三门后北上会稽途中，考虑到那边暂时还没有进攻目标，为了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我军事、政治影响，解决给养问题，决定回师天台再攻县城。

参加这次战斗的主力是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中的“天台”（即原“钢铁”）、“三门”（即原“坚强”）与“顽强”（即原“铁马”）部队。主攻对象是国民党台州独立营。

按照部署，“三门”负责解决枫树头山、文明巷前后左右一带敌人，“天台”负责攻克大雁山一带敌独立营，“顽强”负责攻占国民党县府。由于枫树头山碉堡与文明巷等城楼虽然白天独立营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凶相毕露地站在洞口，但只是装装样子吓唬吓唬百姓而已，晚上全缩回大雁山一带碉堡里，所以这一路就所向无敌一扫而过。

司令部直接统率的“顽强”部队，经杨家山、两格塘，巧入城墙直奔县后巷，掀开东、西两扇的大门扑入县府。府院里静悄悄的；废纸杂物依然散满一地，第一次克敌战斗留下的景象还鲜明地陈现在人们的眼前。被战斗吓坏了胆的国民党县府官员们，谁也没敢再在院子里留宿。搜索中只在节孝祠抓到了几名躲起来的散兵。因而轻而易举地再次占有县府。

“顽强”在占领县府后，立即往左奔向应台门去进攻城楼上的独立营守敌。踞守在城楼上的一排敌兵，依仗武器的优势和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正疯狂地向我误入敌火力网中进退艰难的“天台”部队盲目乱扫。我进入观音堂、让巷一带的“顽强”战士，为了避开正面敌人的枪弹就绕着墙弄破壁前进。当靠近城楼边的盐行时，见敌人如此疯狂，有个战士就攀上紧靠城楼的屋面向东爬过去，再腾身跃上城楼的西屋顶，扒开瓦片捣碎硬砖，把枪伸进楼内射击。当场就撂倒了几个。敌人没料到我军会从天而降，都吓得纷纷跑向城外，窜进碉堡逃命。独有个名池琛的敌排长，突然半路回头挺起腰板高举快机咆哮着向城楼屋面乱扫。在我屋而战士正处于十分危急的当口，忽见池琛突然张开双手仰面倒地，已被我在旁的战士结果了性命。在这同时，敌施培福等也相继被击毙在逃跑的路上。要不是大雁山碉堡里的敌人用机枪狠命掩护，这些跑向城外的敌人怕不被我收拾精光。接着，我战士纷纷涌上城楼，应台门遂成为我牵制大雁山碉堡里敌人的前沿据点。

到此，除城外大雁山各碉堡尚为敌人所盘踞外，我们仅以三个轻伤的代价，天台城又再次为我所攻占。

虽然城内战事进行得如此迅速顺利，但东郊大雁山的战斗却如陷足涂泥，进不去拔不出，处境非常尴尬。

因为二日凌晨当我“天台”部队正准备分两路左右包抄大雁山敌人时，突然平地发起大雾，大地上所有的山水、村舍顷刻间都被雾的大海所吞没。对本地段地形地貌不是十分熟悉的两路向导，一下子被迷雾搞乱了方向。一转眼都把路也走丢了，盲人骑瞎马似的在田腔间乱穿。北路的几排待摸着城墙时，始知搞错了方向。大队长忙命令折往东南向东郊摸索前进。正当他们一个跟住一个摸索前进搜寻目标时，忽隐约发现几座高耸的碉堡。副指导员周翔康当机立断说：“摸上去，先搞掉敌人的哨兵！”一排长邢祥生立即率领七班长徐金中、副班长沈宇康、战士张强法摸了过去。可惜行动不慎，已被敌人发觉。隐隐听见有人在半天里“嘻嘻”窃笑，接着是低声的咒骂：“送死的来了。”随队的副指导员轻轻喊了声：“有敌人！”就在这时，碉堡里射出了一道朦胧的手电光在我战士头上划了两圈。正当我战士伏下身准备举枪射击时，敌人先我开枪了。排长首先被打成重伤。副班长想观察一下，一露头也被扫中牺牲了。七班长徐金中忙拿出枪榴弹准备吊，弹还未装好脚踝被打着了。于是我各排战士就压足子弹对着模糊的碉堡狠命地乱轰。本拟先隐蔽在通往临海的路口以阻击南逃敌人的我南路几个排，也因迷雾被错入了大雁山的荒草坟堆中，被碉堡里的敌人缠住不易脱

身。

上午九时左右，当雾幕拉开以后，发现我“天台”部队全被陷入敌碉堡群中交错火力网下的开阔地面上。敌人的火力网很低，火力又集中，我被困的战士已经头不能抬身不能转，形势极其严重。我方虽曾组织力量压制对方火力，也试以六〇炮去轰，但终因威力不足难以见效。

在这场搏斗中，我方伤亡相当惨重。沈宇康、钱樟泉都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碉堡下，徐长法、张桂芳都先后被打成重伤。有颗子弹飞来打碎了金阿红的皮带铜扣，迸裂后的碎片炸掉了老金的半边牙齿，有的碎片还紧贴到老金的肚皮上。

尽管如此，我战士没有被死伤所吓倒，反而敌忾同仇打得更加英勇顽强。

大雁山的南战场，有两个战士冒着弹雨冲向敌人碉堡扔弹，在将接近碉堡弹尚未出手的时候，敌人的一颗手榴弹先抛出来了。我战士就地往下一卷，卷落坎下没被炸着。不料坎上又“嗤嗤嗤”地滚下一颗，我两位勇士因来不及躲避就在这颗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牺牲了。有位同志在冲击敌人碉堡时不幸中弹身负重伤，殷红的鲜血象涌泉一样喷射出来，他仍然顽强地继续往前冲，但终于支持不了倒下了。“三门”部队那背条清水荷花大被头的朱凤鸣，在射击敌人时，因身高目标明显，被敌人击中胸部。他气愤得干脆甩掉大被头直起身子往前冲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北战场有几位战士居然冲到敌碉堡脚搭人梯爬碉堡，不幸都被另一碉堡扫来的机枪所杀伤。有位名叫孙炳水的勇士已经伤得满身鲜血淋漓了，还是攀啊爬啊，等到血流干力费尽才罢休。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的战士也打得非常机智。当我增援部队急于通过一条正对大雁山的街巷时，敌人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枪、步枪交叉封锁。后来大家想了一条妙计，就近拉过一把稻草，套上衣帽，用一根竹竿顶着往弄堂口试探。这一招果然灵光，草人一露头，敌人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就这样用调虎离山的办法使我增援部队安全地通过了这一地段的封锁线。

后来，指挥部命令火力掩护撤退。可是在敌人的阴险贼眼下，要撤也不是容易。碉堡脚的我七班战士用交替办法也仅只滚下一道坎就动不得了。周翊康同志打算去邻队联系组织火力牵制，不意在射程中暴露了目标遭到袭击。第一枪被打在背上，负了重伤。为了战友们能及早撤退，他忍痛继续爬行，不幸又遭到第二次袭击，头部中弹牺牲。在火力压制对方的间歇，又辅以政治攻势，展开喊话宣传。刚从浙保部队投奔过来的蒋阿尧，自告奋勇地现身说法宣传了一会。在他喊话的时候，有个姓李的敌指导员怕动摇自己的军心，忙用手枪逼着机枪手朝阿尧方向猛扫。新任副支队长汤圣贤率领“三门”预备队来到阵前，一见如此情状，急得搓手顿足，毅然探身城头，面对敌阵地喊起话来。他先自我介绍——副支队长，政大毕业的聘三医院小老板。接着大声疾呼、劝说敌兵放下屠刀：“独立营的士兵们！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再打了！……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话还没有喊完，就被敌人的枪弹洞穿胸部夺去了生命。

如此一直坚持到黑纱笼罩大地的傍晚，才在暮色的掩护下抱出伤员，抬回烈士的遗体，撤出大雁山，移军平镇宿营。

这一仗我们虽然没有打好，但可把国民党打怕了，不几天蒋介石就派代号“长江”的第87军220师的一个团来天台看家护院。

三

“长江”到天台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两次攻克天台城后，全县人心绝大部分已经归向我“三五支队”，所有山区、乡村几乎都成了我游击健儿的活动天地。“长江”好不容易下乡诈取来的猪肉、蔬菜，常被我军半路截回，使他们的吃喝也难以保证；我游击队常深更半夜潜入敌人驻地贴标语、打冷枪，搞得他们坐立不安夜难安寝；他们想拉出来显显威风，又在铁石岭遭到我军的巧妙伏击，拖回许多伤员和尸体。“长江”如此提心吊胆地挨到1949年5月23日，不得不夹起尾巴偷偷溜走。”

“长江”一跑，在我游击队势力包围下的国民党县政府与其所属机构和部队就哗啦一声跟着树倒乌孙散，天台城关立即成为一座混乱的空城。其实，当时中共台属工委下属部队、干部全都集中在三门整训，天台境内仅安排少数几个干部与战士在原地维持工作。留驻在港南与欢岙的我中共天新工委所属南区与城区的同志，立即分别在24日凌晨和上午8时次第进城坐镇，张贴安民告示，维持地方秩序。天台城又第三次回到人民手中，天台人民从此获得了永远的解放。接着，他们又迅速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在25日午夜2时击退土匪褚部企图入城洗劫的围攻。

25日上午八时，浩浩荡荡身披霞光的台属主力部队开进了城关，经过几度解放战斗洗礼的天台，终于在万物欣欣向荣的初夏迎来了充满生机的人民世纪。

赵子廉 整理

袁存生烈士传略

袁存生，男，一八九五年出生，天台欢岙叠石村人。他家庭经济优裕，父亲是当地的头脑人。兄弟四人以他为长。幼时被送到县城读书，毕业于城关二小（原叫文明小学）。他平时喜爱看书念诗，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参加村里的纠纷调解，因此，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青年时期的袁存生，就想着要为群众办好事。山裘岭是北山华峰、欢岙群众进城赶路的要道，当时山路陡峭，行走比较困难，袁存生等发起修路集资三百多银元，请了修路工。修路工这些人都在他家里吃住。存生还负责工地指导，点工结帐。为感谢他在修路中所付出的繁忙劳动，当这十多里长的山裘岭修好以后，欢岙群众举行庆祝，要存生一家人领头走了一趟。

为了解决周围子弟的入学困难，袁存生在自己家里办起一所村校，招收了学生二三十人，由其弟弟任教员。以后学校扩大，校舍搬到大王村祠堂，袁存生又向附近富户集资，添置了一批课桌椅和教学用具。

一九二八年春，欢岙地下党成立，袁存生由石瑞芳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出身于富农家庭，由于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他能自觉地背叛本阶级的利益，积极地参加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并能带头向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开刀。

这年七月，正当天旱，荒年的威胁，已摆在人们的面前，地主乘机抬高粮价，穷人买不起粮食受饥挨饿。我党在欢岙发动平粜斗争。袁存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带领群众向欢岙财主葛逢沅进行斗争，迫使他卖了平价粮二千多斤。

同年秋收季节，党在欢岙发动减租斗争，组织农民协会为取得减租斗争的胜利，党号召党员家庭中有收租的，应和平粜一样，党员要带头减租，以便和地主富户开展减租斗争。袁存生带头把自己家中十二箩谷田的租息，从原佃户田主三七分的，倒过来按佃户田主七三分。这样，家中减少了租谷收入数千斤。他父亲骂存生是逆子。存生召开家庭成员开会，和父亲进行说理斗争。

存生非常爱怜自己的独生女儿，关心她健康成长。经常向她宣传革命道理，还讲男女平等，女孩今后不包脚。吩咐女儿在石瑞芳、王永年、王金地等叔叔（都是共产党员）来时要冲茶，要拿凳，要送饭。

欢岙“闹当杀朱”事件以后，敌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许多党员在疏散中被捕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欢岙地区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朱良庆父亲朱梅卿为解杀子之恨，向法院诬告朱万信是杀人凶手。袁存生谋划叫能言善辩的朱万信妻夏二妹出庭作辩，面授机宜，取得法庭上斗争的胜利。

一九二九年，已调任黄岩县委书记的石瑞芳回欢岙，在石瑞芳的指示下，经过串联，一

批隐藏在家乡的地下党员，组成一支有三十人的赤卫队，袁存生任赤卫队队长，建成我县第一支农民武装。他们集中了一些火枪、大刀、尖刀枪等武器，并采取“请财神”的办法筹集到一批资金，购买了些枪支弹药。这支队伍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杀奸除暴，有效地打击敌人。他参加了一九三〇年二月螺溪周庵购枪会议，会议期间遭到敌人的袭击，牺牲了二位同志。林永闹同志在突围中负伤，弹片还嵌在头部，却又不能送城里医院治疗。袁存生给林永闹化装成一妇女，坐在轿中，自己陪他到临海医院医治，并代永闹支付了全部医药费。

一九三〇年三月，台州中心县委委员杨敬燮在天台组织“桐柏暴动”，袁存生带领赤卫队员八十六人到兰田报到，被编为“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直属的特工中队，这支队伍成为暴动的基本力量。袁存生在桐柏暴动中担任大队长，他曾和周传帽配合，击退驻扎在桐柏山脚妄图阻止我红军攻城的敌保安队一个连的兵力，使他们慌忙缩回城里。后来，我部分红军战士退居北山华顶药司庵住宿，不幸遭敌人包围，在突围中有六位同志当场牺牲。袁存生等四人突围出来以后避入上滂村陈达三家，经达三妻袁银花的搭救，未被追捕的敌人抓去。当存生回到家中后，家人都很担心他的安全，阻止他继续出去，而存生对家人说：为了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我心如钢铁，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九三〇年夜，我北山游击队经整顿后被编入红十三军，队员们士气大振。他们为了打击敌人，为被牺牲的同志报仇，袁存生与周传帽等带领游击队员一百多人，袭击了传告村地主陈孟森家，打死、打伤为地主守护财产的敌保安队员各一人，并焚烧了陈孟森的房子。

袁存生对革命坚信不疑，在行军中经常鼓励同志们要好好干。他用简朴的语言对大家说：革命胜利了，田地房屋都归国家，大家衣服一样穿，吃饭也一样，每天劳动八小时，还要办俱乐部，干完农活到俱乐部活动。

一九三〇年八月，袁存生受游击队的派遣，去温岭坞根与红军师部取得联系。八月二十六日，袁告别了战友，辞别了亲人，扮作做生意人，离开欢岙上路。至天台东乡五百桥，不幸被县保安队逮捕。

袁存生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不顾严刑敲打，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直到后来被一个叛徒招认，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九月七日上午，天空布满了乌云。一群刽子手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押着袁存生赴刑场。国民党怕枪杀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引起公愤，就以“土匪”罪挂牌论处。袁存生虽身挂刑具，双手反剪，十指赭黑，但神态自若，面不改色。他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一路上，反复向围观群众作宣传：“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土匪，不是强盗。”“我没有犯罪，我和他们主义不同。”并不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刽子手把袁存生押至南门外溪滩，连发三枪。袁存生没有立即倒下，回过头来大骂刽子手是“混蛋！”目睹者无不赞颂。

（姜仁潮整理）

七年来我县征编党史资料取得一批成果

天台县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从1981年3月开始，经过7年的努力，已在征集、整理、研究、编写、利用等方面取得一批成果。

一、征集和积累了大量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的资料。初步统计，七年来共走访老干部293人（次），征集到党史资料1235件，263.67万字。召开各种座谈会16次，206人（次）。当得知袁定贞系“二战”时期天台第一个女党员时，就立即前去访问，在她去世前二个月，抢救到1927年下半年蒋如琮在天台建党的一些重要细节。

二、已完成省、地下达的建国前党史专题任务和完成一批自定专题资料。截止1985年12月，已全部完成省、地下达的21个党史专题征集研究任务。其中：党组织在各个时期的活动专题14个，重要党史人物和烈士传7个。继而，在1986至1987年又完成了一批县研究自定的党史专题资料14个。

三、初步搞清了民主革命时期天台党组织的各项重大革命活动。《中共天台地方党史大事记》，经数易其稿，于1985年编写印发。同时，还编印了一册《天台革命斗争史料汇集》。更可喜的是，已撰写出《中共天台地方党史》“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初稿），约8万字。该史稿共分二章、八节、三十目。

四、基本搞清了自1927年建立党组织开始，至今60年间天台县党、政、军、统、群五大系统的机构建立、分布、沿革的状况和7502人（次）领导人名录，以及行政区域历年的变迁、党组织（党员）的发展、干部队伍的壮大等情况。在组织、党史、档案三家的协同努力下，于1986年9月按时完成了《中共天台县组织史资料》（上报本）的编纂任务。尔后，又进行自编本的编纂工作，现正在核实之中，下半年可望出书。

通过以上党史专题资料和组织史的征编，促进了党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挖掘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澄清了天台党史上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如把原天台第一任特支书记和第一任县委书记袁佐文分别往后推至第四任和第二任。对1930年上半年存在不存在天台县委的问题作了探讨，后在新发现的文献里有三处提到有“天台县委”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五、征集整理的党史资料，成为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素材。目前已整理编印《天台党史通讯》28期；作了9场党史报告会；撰写党史专稿，在《台州日报》刊登了19篇；1987年为纪念建党66周年，在县文化馆展出了题为“寻找先烈的足迹”的图片29幅，时间近一个月。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天台的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天台党的光荣历史有了初步了解，对革命先烈更加崇敬。每年在清明节前后，各地中小学普遍组织学生祭扫烈士墓。去年和今年明岙乡、三合乡组织5、6百学生，到西岙洋杨敬燮烈士墓前献花圈，向学生讲述烈士的英雄事迹，使学生受到生动深刻的党的革命传统教育。

六、征集整理的党史资料还为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

1949年1月，汤圣贤同志受浙东临委和游击纵队的派遣，在天台聘三医院主持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受“左”的思想影响，被认定为“反革命应变会”，审查处理涉及到30来人，经多方调查取证后，确属错案，县委于1984年6月批复有关部门给予复查纠正，恢复名誉，清除了影响。组织部门为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先后被列入复查范围的案件共有33件，根据这些不同情况，分别作出更改党龄，恢复党籍、公职，予以离、退休，退职，维持不变等处理。民政部门给农村原地下党员落实了生活补助。被追认为烈士的有19人。对11位尚在世的红军老战士、游击队员，在经济上作了适当的照顾。坎岙、栖霞、崔岙、华峰4个乡被划为“二战”时期根据地，苍南、石岭2个乡划为“抗战”时期根据地。屯桥、兰田、迭石3个村列为革命老村。这些老乡、老村都较贫困，县委、县政府组织各部门分工包干，落实扶贫措施，并在经济政策上给予优惠和做好社会保障等服务工作，使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